學校名稱:私立曉明女中

年 級:二年級

班 級:戊

科 別:

名 次:第二名作 者:簡郁軒

參賽標題:愛、忠誠、風筝 書籍 ISBN: 9789866973208 中文書名:追風筝的孩子 原文書名: Kite Runner 書籍作者: Khaled Hosseini

出版單位: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年月:2006年12月

版 次:二版

一●相關書訊:

12 歲的阿富汗男孩阿米爾,家境富裕,但出生時母親就難產而死。他總是想討 父親的歡心,於是決定參加當地的放風筝比賽,希望藉此向父親證明自己的男 子氣概。他的死忠僕人兼好友哈山答應助他一臂之力。哈山是父親的僕人之 子,同樣從小沒有母親,年齡相仿的兩人一起長大,情同兄弟,只是哈山屬僕 人階層,不識字,常被鄰居欺負。

然而,風筝比賽那天下午哈山所遭遇的暴力事件,粉碎了兩人之間的情誼,也 從此改變了兩人的人生。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,阿米爾一家逃往美國,雖然經 過多年後,阿米爾已成家立業,但仍非常愧疚,無法原諒自己當年對哈山的背 叛與懦弱。爲了贖罪,阿米爾終於再度踏上暌違二十多年的故鄉,希望能爲不 幸的哈山盡一點心力。

二●內容摘錄:

我等他開口說話,但我們就只是默默的站著,在日光漸逝的暮色裡。我很慶幸這時夜幕已降,幽暗的陰影落在哈山臉上,也遮掩了我的臉。我很慶幸自己不必回應他的凝視。他知道我已經知道了嗎?如果他知道,我看著他的眼鏡的時候又會看見什麼?責備?憤怒?或者,願真主制止,我最害怕的:誠實無僞的奉獻?那是我最無法承受的。

他開始說話,但聲音彷彿已碎裂。他閉上嘴,張開,又閉上。退後一步。擦擦臉。哈山和我幾乎就要討論巷子裡發生的事。我想他或許會哭出來,但讓我鬆了一口氣的是他沒哭,我假裝沒聽見他聲音的碎裂。就像我假裝沒看見他褲子後面深色的污漬一樣。或者從他兩腿之間滴落、將雪地染黑的細小血滴。(p.081) 三●我的觀點:

一年一度的鬥風筝大賽,是阿富汗小孩對冬季的期待,鬥風筝手小心翼翼的保護著自己的風筝不被破壞,並且絞盡腦汁、費盡心思割斷對手的風筝,不在乎自己的手是否受傷了,對他們來說,手中的疤痕是榮譽的象徵,把流出的血吸乾了、再繼續。

一個風筝被割斷了,便是追風筝的開始。其餘的孩子開始不顧一切的、瘋狂的朝著目標的風筝狂奔。當阿米爾割斷最後一個風筝,那藍風筝猛然飛旋墜落的那一刹那,整個世界都變得五彩繽紛,我也忍不住爲他的勝利狂喜歡呼,我真的高興他贏得了風筝比賽,而風筝比賽的勝利對他而言,不僅僅是得到所有小孩的崇拜,他還獲得了在他父親心中的一席之地,那是他十二年的生命中最偉大的一刻一他贏得了父親的關注,他的父親以他爲傲,在十二歲阿米爾的心中,就好像贏得了全世界。

我從書中看見阿米爾的父親對待阿米爾和哈山的方式是有差異的,在阿米爾和他父親之間,有的是模糊的親情、忽近忽遠的距離,我爲阿米爾難過,畢竟自己的父親對他人的孩子比對自己好,心中總有些不是滋味。即使爲他難過,我還是給自己一個解釋,每個父母有他不同的教育方式,或許他父親的教育方式就是如此一對自己的孩子嚴格、對他人的孩子寬鬆,亦或許他走不出妻子去世的傷痛,難產並不是孩子的錯,但疙瘩還是在,存在於父子之間,沒有人想辦法去解決。

劇情繼續往下走,我發現,原來我的猜測不完全正確,那差異的愛是出於補償的心理,兩個同是由己出的孩子,一個獲得社會認定合法、能繼承他父親的財富以及免除罪罰的特權,另一個卻因錯誤的情況下,有著不能被知道的身分,主人和僕人的妻子發生關係,這是多大的醜聞啊!我看到阿米爾父親內心的挣扎,他愛他們兩個,在不能以相同的立場下,他選擇對合法的那一半冷漠,但他沒有考量到,孩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,感受到的只是那一點點的父愛,孩子單純的心靈看不見大人們複雜的思維裡所考慮到的種種因素,父親和孩子都痛苦。

在阿米爾決定返回故鄉,爲哈山帶回他的小孩。令人扼腕的是那孩子的遭遇。 「我這麼髒,我滿身罪惡」哈山的小孩索博拉邊哭泣邊說著。現今社會暴力事件頻傳,性侵害更是屢見不鮮,受害者因覺得自己被污染了、不乾淨了而自殺的也有略有耳聞。爲什麼有些施暴者能逍遙法外的繼續過他的日子,而受害者卻因自覺滿身的罪孽而斷送自己的生命?我痛恨那些狠下毒手的魔鬼,也爲那些人感到痛心。

這本書中我最感動的是哈山對阿米爾的奉獻,摒除個人一切私心,對一個人全心全意的忠誠,真誠且無偽。在包容阿米爾一切的無禮中,我看到哈山的偉大,或許他透徹的雙眼看清阿米爾的一切,所以選擇了原諒,即使知道他見死不救,怨恨從未在他的心中萌芽,長大後的他仍然關心阿米爾是否一切安好。哈山,兔唇的哈山,追風筝的孩子。

爲你,千千萬萬遍。

四●討論議題:

一位父親對待兩個孩子,在給予的時候,什麼樣的方式才叫公平?給得一樣多就是公平?還是自己內心衡量兩個孩子得到的一樣多才是公平?亦或者,什麼都不管,讓孩子自生自滅最公平?